

“中国第一农民公园”的困局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周向栋 图/文

核心提示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农民公园，这个曾让当地群众受益颇深的休闲娱乐场所，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中国第一农民公园”。然而时至今日，农民公园却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园内杂草丛生，设施残破不堪，几乎没有门票收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投资巨大的农民公园难道就此没落了吗？就在公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局之时，某开发公司已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准备对马寨农民公园进行大规模的开发，马寨农民公园的牌子也在2009年春被悄然换成了某开发公司。“中国第一农民公园”又一次易主，是否能让人再次看到希望？

破败不堪的农民公园

投资1000多万元、占地500余亩的马寨农民公园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建成初期，因其投资多、规模大、游乐设备齐全而被称作“中国第一农民公园”。如此辉煌的历程，曾是马寨人的骄傲，而如今却是破败不堪，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记者带着疑问，前往马寨探寻其中原由。

来到马寨镇农民公园的门前，锈迹斑斑的公园大门紧锁着，与以前不同的是，农民公园的牌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某开发公司闪闪发光的大幅铜字。大门左边的售票窗口，一块破旧的木板上写着进园买票的字样。记者看到破旧的售票处有位老大爷坐在门口晒太阳，便说想进园参观一下。那位大爷出来后伸出两个手指，说道：“门票2元。”记者掏出2元钱进入了园内，但看门的大爷并没给记者



农民公园的牌子已被某开发公司的铜招牌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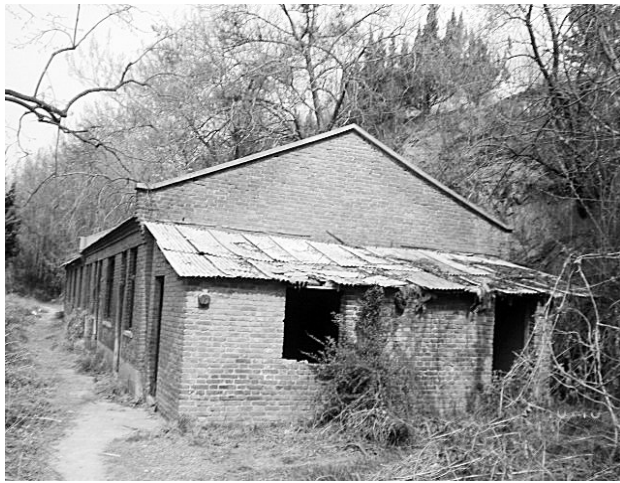
门票或其他相关票据。

进入公园，入口左侧土墙上，依稀还能看到公园初建时慷慨激昂的标语。转弯继续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萧条景象，房屋年久失修，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好久没有打扫过了。根本见不到有游客在此游玩，倒是给公园南边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提供了世外桃源般的游乐场所，不时有学生模样的人群结伴逛悠。记者上前询问，看他们是否也是买票没有票，得到的答复却出乎记者预料，他们根本没有买票，公园南边的栏杆早已破旧不堪，可以随便出入。

公园内的游乐设施都停用了，在公园中间一尊大佛雕像前，记者只能依稀看到大佛的框架，其他东西却不见了踪影。儿童乐园内的滑梯上布满了尘土，可以想象在公园没有破败之前，这里满是孩子们嬉笑玩耍的身影。滑冰场上，长满了杂草，旁边医学院校的生活垃圾随意地倾倒在旁边。园内猴山上看不到一只猴子，只有曾经拴猴子的铁链，锈迹斑斑在地上躺着。横贯公园的贾鲁河上有一条被遗弃的游船横亘在岸边，河水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流动的迹象，轻风拂过夹杂着一股腥臭。

公园内的很多建筑和窑洞已经年久失修，没有一点人气。唯一还像点样子的地方，就是几十层台阶之上的南天门庙了。庙内，有位大爷和大妈正在聊天。他们告诉记者，庙里管事的道长外出出了，本来是农历三月三就回来，可是公园没有游客，道长也不好生存，所以就一直在外化缘。据他介绍说，道长5年前来到这里，把残破的庙修了下来。来这里烧香的人很少，庙里的屋顶都漏雨了，一直没人维修，只好在室内屋顶上扯块塑料布。左右两边祠堂里的伟人像像修了一半就不修了，祠堂上空荡荡的。“有人出钱修一下就好了，但一直也没人管。”这位大妈神情暗淡地说。

在公园门口的售票处，记者和售票的李大爷聊了起来。李大爷说：“公园现在基本上就没人管了，连基本的开支都很难维持。现在门票卖2块钱都很少有人来，附近的学生和村民来玩，几乎都是从公园边上溜进来，很少有买票的。公园内的很多设施都年久失修了，公园内的河水也被附近工厂排出的污水污染，到了夏天，气味很



公园内破落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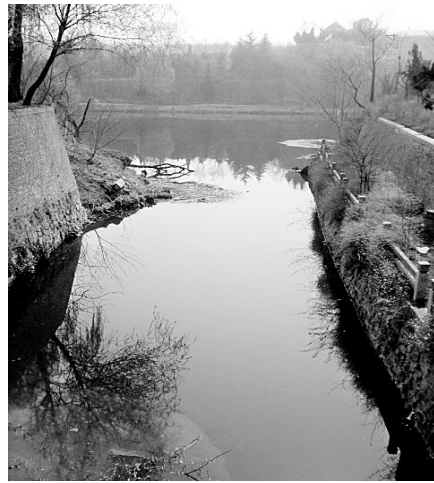
难闻，蚊蝇更多。公园现在交给城开集团管理，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发。”

曾经的辉煌

提起农民公园，马寨年龄大一点的人都会提到马培义这个人，都说农民公园的建成是马老的功劳。在农民公园对面的马寨敬老院，记者见到了马培义老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建设马寨农民公园的艰辛历程以及公园建成后取得的辉煌。

80年代初的马寨村还是属于郑州市刘胡垌乡的管辖范围，那时各级政府还没有建设经济开发区，马寨村没有支柱产业，经济十分落后。马培义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被安排在郑州市供电局上班。这在当时是一份相当好的工作，马培义便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城市生活。然而家乡的贫穷落后让马培义深感不安，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家带领乡亲们致富，于是马培义毅然辞去令人羡慕的工作，带领着乡亲们以几百元开始，着手做起了石棉瓦生意。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马培义带领乡亲们建立了马寨挂面厂，后更名为郑州市挂面制造厂。到了1993年，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马培义便组建了郑州东方集团公司。从此马寨人告别了贫穷的日子，一步步富了起来。

看到乡亲们渐渐富裕起来，马培义又感觉乡亲们文化生活还非常贫乏，决定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努力，建造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公园，好让乡亲们农闲时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足不出户就能逛公园。说干就干，80年代



破败的公园一角

末期，马培义带领乡亲们，因地制宜，根据马寨村天然形成沟壑纵横的自然特点，由挂面厂投资，在贾鲁河上动工建设“农民公园”。

到了1993年年底的时候，投资金额达到近千万的马寨农民公园已经初具规模。500多亩的公园里建起了猴山、假山、观光亭、碰碰船等众多娱乐设施。大人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不仅成了当地农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就连很多郑州市民都慕名前来游玩。公园还不失时机地推出春节文化庙会等文化娱乐活动，公园里每天都是游人如织，门票卖得好的时候一天能收入两万多元。随着马寨经济开发区的落成，农民公园更加火暴起来，公园大门口连车都停不下。一直到1995年之前，都是公园的鼎盛时期，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游客。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农民公园，马寨农民公园因投资金额多、规模面积大、游乐设备齐全而被人们誉为全国第一家农民公园。

在经历了时间不长的辉煌后，马寨农民公园很快就衰落了。原本投资农民公园的挂面厂变成了东方集团，加上生意上相当的忙碌，以及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对厂里的效益影响很大。马培义于1995年退休了，厂里便再也没有精力为农民公园管理方面的事情操心了。由于缺少相应的投资和完善的管理体系，农民公园也就冷清下来了。

怀抱尴尬等待出路

目前在郑州近郊旅游业兴旺发展的同时，马寨这个曾被赞为“中国第一家”的农民公园

却一再沦落，慢慢的被世人所遗忘。先后投资近千万花费大量人力建设的农民公园难道就这样被遗弃了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来挽救？农民公园的问题随即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专家的关注。

2000年，刘胡垌乡政府被撤销，并在刘胡垌乡政府的基础上成了马寨镇人民政府。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马寨的城镇化进程也越来越快。但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马寨农民公园一直没有发展起来。镇政府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合作方，准备对农民公园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

记者采访了相关的旅游专家，针对马寨农民公园这一特殊的现象进行了咨询。专家们谈了自己的看法：“最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供市民近郊旅游的度假村、生态园等旅游项目。马寨农民公园建设较早，在当时确实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满足了郑州市民近距离的旅游需求。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市场上旅游业更是发展得相当红火，再加上郑州周边市区对旅游景区的开发，使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余地。马寨的农民公园不具备吃、住、行、游、购、浴这些成熟旅游市场所必备的要素，农民公园在建设之初就有着浓郁的公益色彩，没有市场化是马寨农民公园衰落的主要原因。”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适合马寨农民公园将来发展的办法呢？就在2009年春，传出一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某开发公司与马寨镇政府达成了合作协议，以约1/8的占地面积——1380亩的超大规模建设高档住宅区，是集休闲、养生、度假旅游、商务会议、自然居住于一体的五星级复合居住社区。与此同时，马寨农民公园也交由某开发公司管理开发。某开发公司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虽然公司在2009年春已将农民公园的牌子撤下，换上了某开发公司的牌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公园的消失。某开发公司即将对公园进行相应的修缮与开发，使之焕然一新，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理想之处。具体怎么开发，公司会比较谨慎，选择一种最好的方案，使马寨农民公园不失其功能的同时，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很显然，由于某开发公司的介入，也许对于马寨农民公园将来的发展，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农民公园未来怎么走，就让我们以平和的心态去等待吧。

新闻时评

时政点击

学者发言当恪守专业立场

因接受采访时声称“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近来被公共舆论推上风口浪尖。前天，孙东东在网上发表致歉声明，表示“因为自己语言表达不当而引起一些争议和误解，深表遗憾”，并表示“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在此我诚恳地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昨日《京华时报》)

对于这个迟来的道歉，诸多网民似乎仍有些“不依不饶”。尽管孙声称自己“绝对没有歧视上访人员的思想和言论”，但相关网络调查显示，仍有近90%的被调查者认为其言论“歧视了上访人员”，而且不接受其道歉者也近八成。

当然，从措辞上说，这封道歉信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但许多人接受道歉并非只是针对孙东东离谱的“专业发言”，更在于他道歉之外的其他身份——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要从事精神病学方面的司法鉴定，每年要给不少死刑犯做司法精神病的鉴定。

而具体到“专业发言”，孙东东的不合格是显而易见的。其一，“99%以上”的判断从何而来。比如，孙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全国所有老上访者的相关数据，得出相关结论时哪些权威人士参与或在场，等等。更有几分证据几分话，这是学者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这显然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其二，“进行强制治疗”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最大保障”的逻辑问题。孙将“99%的老上访者”定义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强制收治，并一口咬定，“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患的是精神病患者才上访。在此且不论其数据来源，一方面，需要明确的是，偏执在精神鉴定中如何科学定义，所有坚持真理的人不是

袁隆平们不是无米之炊的神仙

袁隆平们不是无米之炊的神仙

袁隆平坦言，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难度很大，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为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他建议政府改变补贴方式，高价收购农民粮食，再平价卖出。同时指出，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储备最少要有100天，最好能够达到半年。(《广州日报》4月8日)

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难度很大——在我看来，袁隆平先生说了一句大实话。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旗帜下，庞大的投资项目正在让刚刚收紧的土地闸门再度宽松；自2008年11月份4万亿投资计划落地以来，国土资源部先后以“中央项目可申请先行用地”等政策缓解土地供给压力。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仅为18.2574亿亩，在庞大的投资建设附着的耕地需求下，未来18亿亩的耕地红线难守，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

而正是袁隆平先生提出“政府高价收购农民粮食平价卖出”建议的原因所在。耕地越来越少，只有强化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单产”——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值得庆幸，我们有袁隆平及其科研团队，提高单产不是梦想。

似乎，耕地越来越少，袁隆平们的作用就越大，比国宝还珍贵。而似乎，也是这让我们在18亿亩耕地红线可能保不住的语境下仍然

任志强不是黄世仁，我们别当白毛女

任志强不是黄世仁，我们别当白毛女

对国内粮食安全保持信心。我相信，农业科技的前进永无止境，袁隆平们会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只是，再高的农业科技成果，也要依托土地——耕地的越来越少，等同于让袁隆平们在日渐萎缩的红线上负重奔跑，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极限”。到那个时候，袁隆平们情何以堪？我们情何以堪？须知，袁隆平们不是为无米之炊的神仙。

我国耕地资源非常有限，比印度少4700万公顷，比美国少6700万公顷，而未来中国的人口还将增加2亿左右，耕地保护关乎子孙后代的饭碗。今人的发展，不能以透支后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这样的话题已成老生常谈每次提起都让人沉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土地少了我们就要用化肥、用农药，对环境有破坏作用。为了争取一个好的环境，希望土地多一些。我们要用小的环境牺牲，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如果有30亿亩耕地，那我们中国的环境要比现在好得多。”

30亿亩耕地，已成虚幻的想象，但18亿亩耕地红线，却是可以守住也是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日前表示，中国必须严格保护耕地，确保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的红线不被突破。希望这样的“承诺”能化为现实的监管力度，而不仅是表态。 陈一舟

熊少游

“北京社科院的研究能力、方法与水平让人怀疑”，“有损于‘专家’的称号”……针对北京社科院发布的《北京蓝皮书》中有关房价的报告，房地产商任志强日前在博客上发布《批判〈北京蓝皮书〉》。7日，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北京蓝皮书》主编之一戴建中对任志强挑的“刺”一一回应，并号召“一定要坚持到房价理性回归，个人能够承受再买房”。(《北京晨报》4月8日)

任志强的“观点”其实是不值一驳的，说了半天，无非是鼓吹房价仍然还要继续上涨，“要买趁早，晚了后悔”。而针对任志强的“挑剔”，戴建中先生站出来公开反驳，并号召“消费者买到房价回归”，则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叫好之声。有网友甚至兴奋地说，“终于有专家能够说出公道话了”。

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与目前众多专家与房产商站在一个立场上鼓吹楼市无泡沫论相比，能够“说出公道话”的专家不多。只不过，需要厘清的是，任志强的挑剔也好，戴建中的反驳也罢，都带有相当程度的个体(或小团体)情绪化色彩，假如任志强不对北京社科院的《北京蓝皮书》说三道四，戴建中可能也不会站出来辩解——至于“消费者买到房价回归”的呼吁，更具有拉拢大众

医院投资迎来前所未有的春天

医院投资迎来前所未有的春天

4月6日、7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09-2011重点实施方案》的全文。期盼已久的医改方案终于亮相。就规模庞大的医改意见和重点实施方案而言，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利益立场分析将会有不同的结论。就战略层面分析，坚持公益性、强调效率和公平兼顾、政府职能彻底转变和让医疗人才资源流动起来这三点，为本轮医改奠定了成功的基石。

笔者试从资本和投资角度，通过对政府职能改革、投资环境分析、行业资源流动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新医改将为医院投资带来前所未有的春天。

本次医改方案中，对政府职能的改革相当到位，具体体现在：一是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是“主要承担卫生发展规划、资格准入、规范标准、服务监管等行业管理职能”，以前那种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得到扭转，政府成为行业的立法者、监管者和服务者，而不再是管公立医院吃吗拉撒的“父母”。

二是卫生行政部门将对医院实施属地化和行业管理。以往对医院的监管，经常是“政”出多门，军队医院听总后勤部的，卫生部直属的医院听卫生部的，其他部委直属的医院则由各种上级管理部门，致使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几乎对这些医院失去监管能力，现在实施“三统一”，可以更有效地对所有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监管，保护患者利益。

三是公立医院将脱离卫生行政部门作为上级领导的体制，建立起三权制衡的运行机制，表现为公立医院将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机制”。对进入该行业的非资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于非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进入医院行业，我国一直没有明确的指导意见，2003-2004年进入医疗市场并对医改抱有巨大期望的资本，在历经5-6年的医改等待期之后，已经筋疲力尽，大多数退出了

王艳

舞台。而本次医改方案就此做出了重要说明：“国家制定公立医院改制的指导性意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简言之，民营医院将开始享受国民待遇。

医院是智力密集型组织，医疗行业最核心的资源是医生。而我国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为数极少的医生却只能固定在一个医院注册。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医生无不是多点执业。本次医改显然没有忽视“人”的因素，其中提出：“稳步推进医务人员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

通常，一项重大的改革政策，尤其是和13亿人息息相关的改革，都会发生重大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本次医改也不例外。下面笔者根据改革方案，对今后5-10年的医疗行业格局试做一预测：

1. 新医改将深远影响医疗市场格局，参与者对行业的影响力将出现重大变化，商业保险公司将创办医疗保险机构以补充社会统筹的不足，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削减医药企业的利润导致大量低端医药企业被淘汰，保险公司将更深入地参与到游戏中并可能控股部分医院。

2. 公立医院的竞争力将逐步下降，民营医院影响力将大幅提升，随着人才流动力度的加大，最终除了医学院附属医院由于技术遥遥领先而占据竞争优势外，普通公立医院将逐渐失去与民营医院的竞争优势，原因在于民营医院有灵活的激励机制和留人机制。

3. 未来几年将出现更多的医院类上市公司，无论是IPO还是借壳上市。但由于医院行业缺乏成熟的职业化经理人体系，这个市场需要5年左右的进行培育，因此在5-10年后才会出现巨型医院集团，医院行业将在5年后开始大规模整合。

4. 随着金融行业向医疗行业渗透，甚至入局参加游戏，产业金融公司将应运而生，医院行业的金融控股公司或许会出现。 顾虎